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
第三回 鐵羅漢活擒俠士 小孟嘗夜困園林

話說李榮春來到花府門首，叫道：「管門的，爾去報爾少爺知道，說我要見。」管門的見是李榮春，就說：「大爺請人廳上坐，待老奴去請少爺出來相見。」說完，隨即人內稟與花子能知道，說：「少爺，李大爺在廳上要見少爺。那花子能因被施碧霞踢著了屁股疼難當，正在納悶，忽見管門報說李榮春要見，乃想道：「李榮春從來不到我家的，今日何故突然而來？必為施碧霞之事。也罷，待我出去見他便知分曉。」連忙換了衣服，帶了花瑞、花興二名家人隨了出來。管門的報道：「少爺出來了。那花子能見及李榮春，叫聲：「李兄，久不相會了。」李榮春想道：「我亦未嘗與他稱兄道弟。」只叫聲：「少爺，久久不見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我學生何德何能敢承光顧，接待不周，多多有罪，請進內奉茶。」李榮春應道：「請。」兩人謙遜了一回，遂攜手同行，來到加德堂。這加德堂是第二進的大堂。那花子能與李榮春到堂中，遂分賓主坐下，家人獻茶吃畢。花子能道：「請問令堂大人納福。」李榮春應道：「托賴」。花子能又問道：「令正納福。」李榮春答道：「頗過。」花子能又道：「老兄近來一向清吉？」李榮春道：「不過如此。」亦回問他道：「少爺近來清吉？」花子能答說：「亦不過如此。但思我與老兄均是宦家，彼此又是個富翁，又同鄉居住，尊府離我寒舍雖說有二里之遠，亦算是隔鄰右，為何路上相遇猶如不認得一樣，亦無一言相問，卻是為何？」李榮春道：「少爺乃赫赫相門，四海名聞，我是一介貧士，安敢與少爺往來？」花子能應說：「又來取笑了，小弟早欲與兄結拜，弟奈山雞不敢人鳳群。」李榮春應聲：「言重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想李兄雖有百萬家資，到底不是自己趁來的，乃承祖先遺下的，故有如此看其太輕。聞得爾近來揮金似土，又聽得旁人稱兄叫做甚麼濟困扶危小孟嘗君。我說爾這小孟嘗君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要他個虛名何益？爾自己的錢鈔日日出銷，難聚易散，想其窮人銀子借到伊家，兒女夫妻吃飽且醉，使遇諸途，不過叫一聲李相公罷了。到爾自己乏時恐怕靡人莫能救爾。不是我膽言，爾寧趁早收了這小孟嘗君名號，免致後來自己缺用，許時懇祈他人就難了。李兄，爾說我道此語是也非也？」

李榮春道：「說得不錯，只是尊府名門宦族，高車駟馬，而且少爺自己作事般般件件達於禮義，惟有一事少爺作差了。」

花子能問道：「我甚麼事會作錯了？」李榮春道：「就是玉珍觀施小姐，他因無棺木收埋，是故買身以葬母，我憐其外方之人舉目無親，兼有孝行，助他銀子五兩，誰知被少爺將他搶來，恰是有心要來欺我麼？」花子能答道：「原來就是這個施碧霞麼？他自己情願賣身，是故我用銀買來的，並非搶來，又非是我強佔的，爾說甚麼搶字來，真是不通之極。」李榮春道：「說那裡話，何曾見爾用甚麼銀買他的？」花子能應道：「怎麼沒有？」李榮春道：「請問爾使用多少銀子？我情願一個賠還爾兩個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李兄，爾家中使喚丫頭不少，為何要來奪我家的人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我並非要來與爾爭買，他亦非爾家的人，我因念他是總兵之女落難到此，助他幾兩銀子俾他好還鄉而去，並非要貪他的人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既是李兄不貪他的人，一發讓我買了罷。」李榮春應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望看我面上容情罷，快些放他出來，使他快去送母入棺，俾他兄妹好還鄉，也使他感爾的恩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李榮春，爾好不識事務，真是一個蠢才。我買使女與爾何干，敢來我府中言東道西，爾可自己去想想看，該有此理抑是沒有此理？」李榮春聞言怒罵道：「爾這狗奴才為何開口罵人？爾的一片狼心狗行我豈不知？爾現的小妾成群也可以去得，這個施小姐我勸爾丟開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別個卻也可以做得，這個我是定必要他的。李榮春，爾雖會讀書，真是不識時務，我也不與爾說了多話。」就叫家人：「爾們快將裡面安排齊整，酒筵伺候，今夜我要與施碧霞成親。」李榮春聽了心中大怒，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奴才好不近人情，我今日必要爾還出施小姐才罷。」花子能也不答應他，立起身來望內便走。

李榮春見他要走，心中著急，向前攔住道：「慢走。」用手將花子能頭上一把遂拖了出來。花子能道：「李榮春，爾休得無禮。」遂起一拳望李榮春面門打來，李榮春遂舉一手攔過他的拳，一手將花子能按倒在地，一腳踏住背心。眾家人見花子能被李榮春如此慘打，大家即要上前來救，被李榮春另開一拳打得眾家人東跑西走，走得無蹤無跡。那花子能被李榮春踏住背心，要爬起來任他爬不得起，以致受李榮春打的宛如殺豬一般大叫。那李榮春一邊打一邊問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奴才，還是要放施小姐出來抑是不放出來？」花子能說：「放出什麼來？」李榮春道：「爾還假呆麼？我說就是放出施小姐。」那花子能被打不過，疼痛難當，想要脫身，遂答道：「待我去放他出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也不怕爾不放他出來。」把腳一放，那花子能爬起身來直跑入內，吩咐家人快快將門一盡鎖的，自己跑進後花園，一路大聲叫道：「教師，教師那裡去了？」

且說那教師姓曹名珏，字天雄，混名叫做生鐵羅漢，乃江西南昌府人氏。尚有一位兄弟叫做曹天吉，混名叫做小呂布賽溫侯，本事比著天雄還高。那花子能請了天雄來家為教師，每年束金三百兩，在家學習拳捶。雖然學了兩年，一則卻無甚勤學，二則被酒色過度，以此被李榮春一按就倒。那花子能一路喊進園中來，曹天雄正在荷花池邊玩花，只見花子能喊叫而來，曹天雄問道：「少爺為何如此慌忙？」花子能叫道：「教師，不好了，李榮春打進我家來了，打得我身上痛疼難當，幾乎性命難保。」曹天雄又問道：「為著何事？李榮春怎敢打上門來？」

花子能道：「為著施碧霞起見。」曹天雄道：「施碧霞是何等之人，李榮春怎麼為他鼎力打上門來？」花子能見問，遂將前事說了一遍。

曹天雄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那李榮春乃官家公子，多行好事，濟困扶危，人人皆感其恩，就是他州外府亦聞其名。今日為了施碧霞事打上門來，雖然不該，內中總亦有緣故，我想情理少爺必曲，兼恃強行事。待我去向他分解分解，我把好言相勸，釋其兩邊仇恨，免得他二人結怨，豈不是好。」想了一回，叫道：「少爺不必發怒，任他三頭六臂也不怕他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教師，爾不可看輕了他的本事，然他本事實利害，須要仔細仔細將他拿來，我好架起松柴把他活活燒死才雪了我胸中恨氣。一來教師也顧自己名聲，二來爾的本事高強亦揚四海，我除束脩外再添五兩作謝金，爾快去將他拿來。」曹教師應道：「少爺說那裡話，小可在少爺府中多謝少爺照顧，感恩不盡，難道一點小事就要加恩說謝？此情小可不敢當。」說完即刻來到廳後屏風邊，只見丫頭使女並家人們在這裡亂跑亂走，喊聲：「不好了，打得落花流水。」又有一個丫頭說：「不可連白玉的花瓶也被他打破了。」說聲未完，只聽兵兵一聲，白玉花瓶果然粉碎了。那丫頭們說：「不好了，可惜三千兩銀子買這玉花瓶被他打破了。」

不說丫頭使女亂紛紛，且說李榮春要等花子能放出施小姐，誰知等到半日不見出來，叫了幾聲又無人答應。李榮春一時心頭火發，大叫一聲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奴才，既然不放施小姐出來，我就要打進去了。」說聲未完，將一隻楠木的八仙桌兩手一搖，扯斷兩支桌腳拿在手中，將廳上所有椅桌、桌上所排玩器等件盡行打得粉碎，就是壁上掛起名人山水字畫也一盡撇破。正值打得高興，忽見曹天雄走出廳來，喝退眾丫頭道：「爾們在此看甚麼？還不進去。」這些丫頭並家人被教師一喝便退去。曹天雄遲遲上前叫道：「李大爺何必如此發怒，可已罷了。」李榮春正打得興起，暮見裡面走出一座小寶塔來。爾說是甚麼小寶塔？原來是曹天雄，因他生得上尖下大，猶如寶塔一般，故有是號。那李榮春因打得發興、一時心粗，也不問他是誰，舉起兩支桌腳亂打。曹天雄眼快，一見翻身就閃，便大喝道：李榮春休得無禮，我曹天雄在此。」李榮春問道：「爾是曹教師麼？別人怕爾，我李榮春是不怕爾，我若挪此桌腳打勝於爾亦算不得好漢，我與爾手對手拳對拳來鬥輸贏方算好漢。」說完將掉腳丟在一邊。曹天雄本是要來解勸的，今見李榮春要打他，他一時大怒，亦要與他見個高低，遂各人立一門戶，爾一拳我一拳，爾一腳我一腳，兩人在大廳上廝打約有三五合未分勝敗。

那李榮春起先打了花子能，又打了這些家人，又將廳上物件暢打一回，此時又與曹天雄對敵，這一回雖然力微尚不怕他，還敵得過。誰知廳上被他打壞的桌椅七橫八直滿地俱是，那李榮春的腳被這些椅桌腳纏絆，一時移動不得，被曹天雄兩手按住，飛起一腳把李榮春踢倒在地，隨用腳踏住背心。花子能在屏風後看見曹天雄打倒了李榮春，遂大聲叫道：「眾家人，爾們快快將這個小

奴才捆縛起來。」這些家人慌忙挪索向前圍住，將李榮春緊緊捆縛了。曹天雄呵呵大笑道：「李榮春，爾如今才曉我的利害麼？」此時李榮春若肯認輸了曹天雄，叫聲：「曹教師，方才是我不是，今已知罪矣，放我回去感恩不盡，自當厚報。」曹天雄也就放了他回去。誰知李榮春是梗性的人，死也不肯服輸，而且又非是真輸的，不過被椅桌腳絆住跌此一倒，故被他拿住，如何肯服？反大喝道：「曹天雄我的兒，爾李大爺非是真輸了爾，不過被椅腳害了，被爾僥倖成功，誰肯服爾這狗瘟的門客？爾的本事想來亦有限的，非可誇言，若花家勢敗，我李大爺要爾來我書房倒尿甌還不中我意。」曹天雄聽了一發大怒，罵道：「爾這無知的狗匹夫，而今被我拿住還敢無禮麼？」那李榮春又轉看花子能，遂大罵道：「花子能爾這狗奴才，敢拿爾李大爺麼？教爾死無葬身之地，爾的子女將來為盜為娼。」罵不絕口。花子能被他一罵氣得亂跳，叫家人：「爾們快將這賊囚弔在梧桐樹上，等到三更時候架起松柴將他活活燒死。」這些家人答應一聲道：「曉得。」遂蜂擁上前，將李榮春拖拖扯扯拿到花園內弔在梧桐樹上。花子能又吩咐花瑞、花興、花福、花祿、花冰道：「爾們大家須要小心看守，休得使他逃走了，明日領賞。」又叫花吉、花祥、花雲、花慶道：「爾們去架起松柴，端正松香、硫磺、發硝，此物件大家須要小心，早備其便，明日一齊領賞。」眾家人各各前去辦理不表。

再說花子能同曹天雄來到書房坐下，又吩咐花榮道：「爾去吩咐管門的，言少爺吩咐：若李榮春家中有人來問，只說他並不曾來，不許漏風。如若漏了風聲，也是拿來一樣燒死。」

花榮應道：「不必吩咐，小人曉得。」爾說花家這些松柴、硫磺、發硝焉有是便？係平時備辦的，若有人得罪了他，便拿來就是放火燒死，不知燒了多少人。

再說花子能吩咐廚房備酒與曹教師賀功，不一時家人將酒席安排，請少爺與曹教師入席，花子能遂與曹天雄分東西而坐，對面而飲。花子能說：「方才若不是教師拿住了這狗奴才，我們家裡物件定要被他一盡打完了。」曹天雄道：「少爺說那裡話。我想李榮春的本事只好欺著少爺，小可的拳，他怎麼便宜得去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果然好個天生的生鐵羅漢，今日俾李榮春曉得教師的利害，今日是他撥草尋蛇惹出來，並非是我無端與他作對。這個若不害死使其逃回，譬如放虎歸山，終有後患，不如早將他燒死除了禍根。」曹天雄道：「方才少爺說施碧霞之事，小可尚未明白，其中到底是怎樣的還要請教說個明白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若說施碧霞的面貌果然是妙不可言，他乃山海關總兵之女，要到寧波去尋他的親人，誰知到此母親死了，兄長又病，他故賣身葬母，被我見了接到家中以做小妾。那知李芳敢來我家爭奪，強要此人。今日若不是教師將他拿住，還不知要怎麼樣的打了。此時他乃籠中之鳥，到今夜三更便是落火的鬼了。」曹天雄道：「少爺，這是李榮春自來送命的。」花子能應道：「這叫死而無怨。」曹天雄道：「少爺，那施碧霞既是少爺心愛的人，何不擇一吉日以成親，也是一件正事。」花子能歎了一聲口氣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可恨這個賤人心性強硬，執意不從，反把我一連三倒。」曹天雄道：「嚇，他乃一個女子，怎敢如此無禮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也看不出他有此本事。」曹天雄道：「任他有通天的本事，到此地好似鼠入瓶中出路難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就是為此，我所以任他倔強，我心無怨，不怕他鯉魚不上金鈎釣。」

不說他二人飲酒談敘，且說這丫頭都說：「可惜李大爺，為著施小姐一人，卻自己身體將以陷入火坑，死在目前。不知他做了多少好事，救了多少的人，今日卻叫誰人來救他，我們大家來看燒人。」內中有一個道：「甚麼好看？前日我曾看過了，臭氣難聞，大家早睡的好。」眾人齊道：「不錯，早睡的好。」誰知被了一位救星聽見此事，想欲來救他。不知此人是誰，能救得他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